

诗心 歌语

奶奶走了

徐卫君

这个清晨遗落,夜晚远走他乡
奶奶去了远方,人心散了
往后的春天,山花也许烂漫
千里莺啼却已不再

还没告别,守夜的老屋人气旺盛
三天,是她选择的停留
九个子女延伸的近百晚辈
老祖宗,走慢点
是你佑护着亲情的一切

九十年的生命长河,漫长浸透的沧桑
不敢用言语去包围过往的时空
奶奶终于放下了,轻轻地走了

她说,十三年前
爷爷在另一片土地上
备好了一九四五年的花轿
那年,雪落,花开

母亲的世界

柯山樵夫

母亲的世界里
有她的家乡,家乡穷苦
但对爹娘弟妹的
深情,却很富裕

母亲的世界,走进我的父亲
父亲年壮时,曾为寻找乐土
想远走他乡,是母亲拽住
她不想再认识一个异乡

后来,有了我们姐弟四人
母亲的世界添了更多的色彩
操持家务,经营田亩
收获苦后甘来的甜美

后来,有了更小的孙辈
他们快乐地成长
母亲的世界被生活牵绊
却放飞我们到更辽阔的远方

后来,母亲的世界里
又剩下与父亲相伴
锅碗瓢盆,一日三餐
满足于这日子的简单寻常

后来,母亲的世界逐渐缩小
小到只有一张病床
小到一颗颗药,一支支点滴
最后,小到一座矮矮的坟墓

父亲为母亲祭香,不久又伴随而去
在你们远去的第一个清明节
我们含泪相告,一切都好
只是多了细雨般绵绵长长的思念

春日,一场虚构

潘晓平

要有一匹马,高大俊逸
要有一处唐朝的驿站
木质马槽里,填满草料
当然,要有一个前世的
我正弯腰喂马,间或直身回首
见远山如黛,残阳似血

要有十里长亭,策马而过
要有千亩樱花,落英缤纷
我手执缰绳信步其间
一袭素色长袍,衣袂翻飞

要有一群踏青的少女,气若幽兰
要有此起彼伏的笑声,清脆悦耳
漫天洒落的樱花雨,映衬着红颜
月朗星稀,邀佳人才子席地而坐
有古琴铮铮,曲水流觞
斗转星移,醉不思归

凡人 世界

今我来思

加加

质弱于常人。

我的大姨不是一个大众化的农村小老太。我出生在农村,见过太多农村女人因自身教育限制或因生活所迫,性格变得强势泼辣,生怕被他人欺压。而大姨一生少言,几乎从未与他人有过争执。在农村生活,能做到四邻皆无闲话,是非常难得的。说她情商高,显得很市侩,她是个如此纯真的小老太。不管老少,不分性别,在她眼里均是优点多过缺点。即便是她教育别人的话语,也会让人感觉到被怜爱。

我年少时求学,成年后因婚嫁远离家乡,同大姨一年也碰不上一次面。有次在亲戚的婚宴上同她相处过一个下午。

我那时年轻,在怀孕初期还不知轻重地骑单车赴宴。她一看到我就把我的手牵进她怀里,不断摩挲,埋怨我大冬天骑那么远的单车,不戴手套,不围围巾,说我将为人母,还不知要好好爱自己。那时候并没有流行“爱自己”这种说法,而且我大姨也不识字,以至于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愣怔了半天。

我们这个家族的女人,都以隐忍为荣,她也是。可是对着我,她却流露出那么直白的一句话。

那个下午,亲人聚在一起,我被她安排坐在暖烘烘的被窝里,有什么小吃她都随时塞给我一点。如果说人生总有一些时刻是值得铭记的,那我一定记得那天热到发烫的瓜子、花生、“玉米胖”,还有小老太一直摩挲我的瘦削有力的手。

我迈入中年后,才开始识得人事。大姨的形象在我心里渐渐明晰,她虽未受过教育,却有自己的精神洁癖,这执着,多么可贵。

我和大姨之间没有片言只语的羁绊,没有可供留念的物品。于是,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一缕云、一个字,都会让我想她念她。

清明,要多戴一朵白花。

我的大姨,那个一直叫我小名的大姨,在年初一个突然变冷的冬日,离开了人世。

我去参加她的葬礼,是在第二日。丧宴已进入第二阶段,席间偶有小儿打闹,偶有大人一声斥责,多数人在说笑打诨。

这并不残忍,斯人已逝,活着的人尽量好好活着。

这也是大姨的心愿。

母亲同我说,她从未想过她的大姐生前如此清醒,事无巨细地交代了所有遗愿,包括葬礼的安排,包括一点私己财物的分配。大姨说自己一生要体面,但死亡这件事,谁都要面对,既然轮到了,就不必为她痛苦。人上一世,都有这一遭。

她死于意外。她终身茹素,骨骼脆弱,一次摔跤导致胸腔骨折、内脏破裂。她撑了没多久,就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我母亲哀其一生苦辛,又恼她饮食上诸多挑剔,才导致体



樱花轻舟
胡江丰 摄

万物 有灵

晨间小记

缪菊仙

是珍爱。

昨夜风雨,盆中唯一的花箭微微歪斜,顶端鼓鼓囊囊,缀有十三个花苞,全都合衣而眠。我正嘀咕花茎怎这般绵软无力,忽然发现根部卧着一只刚伸完懒腰的蜗牛,脖子伸得老长,细长触角左右摆动。再看花茎,已被啃出好几个大小不一的缺口——竟是遭了这小东西的毒手。我伸手想把花箭扶正,指尖刚一碰到,花箭轰然折断。原来根基早已被蜗牛悄悄啃空,只余一层薄皮勉强连着。我又气又恼,本想惩戒它一番,但不知者不罪,便轻轻捏起它,“流放”到高墙之上。只盼我的兰花,还能兰开二度。

想起前两日清晨见到的一幕,也十分有意思。一只流浪母猫挺着圆滚滚的肚子,去敲邻居家院门。那位素来爱猫、总揣着猫粮四处“布施”的男子开门投喂,眉眼间满是护生的温柔。而

清晨推窗,风里带着几分清润的凉意。

对门男子正俯身小院鱼池,缓缓撒下一把鱼食。他静静望着池水,嘴角微扬,想来池中鱼儿正仰头追着鱼食,你拥我挤,一池鲜活欢腾。

我取了少许米,放在院门柱上,回屋隔窗观望。一只斑鸠翩然轻落,先机警地四下张望,确认无虞,才低头啄一口米,又抬头环顾一圈,如此几番,便安下心来,一心一意享用这顿不期而遇的“流水席”。

院子一角的草地上,两只麻雀、一只乌鸦、三只白头翁正低头寻虫。另有一只斑鸠行色匆匆,似是渴得厉害,低头啄饮着庭院地面上浅浅的水渍,尖喙如管,细细吸啜,从容又优雅。

鸟儿飞离,我出门看兰花。这盆兰花,是上周去花树岭看山樱时所得。山樱已然零落,未能见其漫山烂漫之姿,却意外得兰一盆,很

邻居家养的金渐层“核桃”,早已习惯了系着牵引绳的安稳日子,正用几分不屑、几分同情的眼神,瞟着在门厅里大快朵颐的流浪猫。

见我路过,流浪猫微微一怔,略一迟疑,又低头继续进食——比起害怕,吃饱肚子更要紧。倒是核桃从庭院里悄悄探出身,一声绵长轻柔的“喵呜——”似在问候,随即尾巴轻摇,默默绕着我的裤腿转了一圈,用身子画下一个柔软的圆。核桃郑重其事地将胖乎乎的身子侧翻在地,头尾款款扭动,四脚朝天,露出雪白肚皮左右摇摆,蓝绿色的大眼睛斜睨过来。“滚得妙,核桃真能干。”它竟像听懂了一般,又一声软糯的“喵呜”。一旁的流浪猫却眼不斜、头不抬,只顾抓紧填肚。

寻常清晨,无大事,无波澜,一抬眼,一驻足,人间烟火,淡淡长长,皆是动人风景。